**Under the bombs: 1945**

**1945：在炮火攻击下**

**如今，当我回首往事，我很惊讶我居然能如此生动地回忆起轰炸开始的情况，那天的色彩和紧张的情绪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那天，我突然发现在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了12个银色的小点儿，离我很远，发出不正常的嗡嗡声，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听过。那年我七岁，就这样站在一片草地上，盯着天空中几乎不怎么移动的小点儿。**

**突然， 就在附近，森林的边缘， 我听到有巨大的炸弹爆炸的声音。在我这个小孩的眼里， 我看到的是泥土像巨大的喷泉一样冲到天上。我想跑过去看看这个特别的景象，它让我感到害怕，但是也让我着迷。我还没有习惯战争，也不能把这些飞机、炸弹的轰鸣、森林那边飞溅开来的泥土以及我看似必然的死亡联系成单一的因果关系。没考虑有危险，我开始朝着投下炸弹的森林方向跑。这时一只手拉住了我，把我拽倒在地上。“趴下来，”我听到母亲发抖的声音，“不要动!”我还记得母亲把我紧紧贴在她身边，说的一些东西我并不知道，也并不理解其含义: 那是一条死路。**

**到了晚上，我很困，但是我不能睡。我们不得不撤离这座城市，像囚犯一样在夜间逃亡。到哪儿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逃跑突然变成了某种必须要做的事情，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在逃跑。所有公路、大路、甚至是乡间小路上都是混乱的马车、拉车、自行车，上面装着包裹和箱子，还有数不清的吓坏了的人，他们无助地游走着。一些人向东边跑，另一些人向西边、北边、南边跑;他们徒劳地跑着，实在累了就躺下来，睡一会儿，然后重新开始他们漫无目的的旅程。我紧紧地把妹妹的手握在手里。我母亲警告过，我们不能走失；但就算她没告诉我，我也能感觉到某种危险的灾难弥漫了整个世界。**

**我和妹妹在马车边走着。这是一辆简易马车，车里铺着干草，在干草上，铺着一条棉布床单，我的祖父躺在上面。他不能动，已经瘫痪了；也是地雷的受害者。空袭一来时，所有人都冲到了壕沟里，只有我祖父留在没人的马路上。他看着飞机向自己猛扑过来，看着它们猛地俯冲瞄准，看着弹药喷出烈焰，听着轰鸣的引擎从他的头上飞过。当飞机消失后，我们回到马车边，母亲擦去祖父通红的脸上的汗水。有时，一天会有好几次空袭，每次空袭过后，汗水都会渗满我祖父疲惫的脸。**

**我们正在踏入一个越来越可怕的场景。地平线上浓烟滚滚，战火在慢慢熄灭。我们经过了废弃的村庄和孤零零的被烧毁的房屋。我们经过了战场，这里到处都是垃圾，有丢弃的武器装备、被炸毁的火车站、翻倒的车辆。空气中都是火药味和大屠杀后尸体烧焦和腐烂的味道。到处都是马的死尸，在人类战争中它们是孱弱无力的。**

**当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不再逃避轰炸，这样我们就可以躲过恶劣的天气了。对正常情况下的人们来说，冬天只不过是另一个季节。但对于战时的穷人来说，冬天是一个灾难，一个无处不在、持续不断的威胁。我们在贫民窟里找了套房子，勉强在风雪中栖身，但我们生不起火；我们既买不起燃料，也不敢冒险去偷。偷盗燃煤和木料是要处死的——人的生命在此时一文不值。**

**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我母亲在窗边愁闷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能看到她呆滞的眼神。我能看到很多人从窗口旁盯着下面的街道看，好像在等待着什么。我和一群流浪的孩子在后院来回跑着玩儿，这既是游戏，也是在寻找一点吃的东西。**

**有一天，听说他们会在仓库附近的一家商店散发糖果，我们这群饥寒交迫的孩子立即排了一条长队。我们在严寒中站了整整一夜以及第二天一整天，挤在一起以获得一丝暖意。终于，商店开门了，但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却不是糖果，而是一个装过水果糖的空金属罐子。我虚弱不堪、冻得僵硬，但此刻却很开心，我带着我的宝贝回到家，小心地呵护着。它很珍贵，因为它的内壁上还有糖渣。我母亲烧了些水，把水倒进去，稀释成了甜甜的饮料：这是我们这些天唯一的营养。**

**我不太记得战争是何时结束的，如何结束的。我的记忆总是被拉回到第一天草地上的情形，那天，爆炸破坏了花丛的宁静，也打破了我童年的纯真时光。无论我如何努力，我还是不清楚当初到底我们做了什么，要让我们承受战争不可避免带来的所有这些伤害。﻿**

**Smith and Luis**

**史密斯上尉和路易的故事**

**自从美国军队到来后，路易·迪塔尔特的世界发生了变化。一夜之间，在诺曼底他家下面的空地上，一个军营就矗立了起来。对一个七岁的孤儿来说，其实是梦境成真了。他家门前的大露台位于峭壁上，可以俯瞰沙滩，到了晚上，他的监护人比诺夫人得把他从那儿拽回屋。**

**现在，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吉普车咆哮着沿路而上，士兵们来回奔忙，正在从卡车上卸载枪支、弹药、食物和巨大军用口袋。他打了个呵欠，这时闻到一阵脆培根、鸡蛋、咖啡和烤面包的香味从厨房帐篷传来。他扬起了小脑袋，闻着传来的香味。他的肚子在咕噜咕噜地叫。**

**罗纳德·史密斯，美国海军工程营上尉，拿着一块笔记板，在核对早晨任务完成的情况。医护帐篷已建成，新的淋浴室也完工了。**

**史密斯和他的军士长从早晨一直忙到现在，都已经是中午了。他打发走了军士长，抽出时间，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儿子的合照。他上一次见到他们之后，被派到这里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上尉正要转身离开，他发现小山丘上的茂草丛中有什么东西。他挥了挥手，一只小手也挥了挥。犹豫了片刻，小男孩怯怯地走了下来。**

**史密斯试着用高中学过的法语，希望自己记得的法语表达是正确的：“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儿脸红了，眼睛闪着光，说：“路易。”**

**史密斯跟他握了握手。这个小家伙看起来可以在这儿饱餐一顿，营地有足够多的食物。史密斯用他结结巴巴的法语邀请路易去吃午餐。小男孩点点头，史密斯把他背到背上，就像对他自己的儿子那样，然后快步向帐篷走去。**

**帐篷里，一群年轻的士兵在边吃边聊，史密斯给他盛了两盘堆得高高的烤牛肉、胡萝卜，还有撒着糖的苹果派。**

**午饭过后，史密斯牵着路易的手，走进六月的阳光里。他跪在小男孩儿旁边，解释说他得回去工作了。路易点点头，沿路跑回到了茂草丛，转身挥了挥手。**

**傍晚六点，史密斯再次前往那个用餐的帐篷， 看见路易坐在同一个地方。他向路易招了招手， 路易就跑了过来。**

**晚饭是炸鸡、土豆、花生饼干。史密斯又给他盛了两盘，但这次路易吃的没午饭多。很明显，小男孩还不习惯吃这么多的食物。但他抓住史密斯的手，害羞地朝他微笑。晚饭后，史密斯跪在路易旁边说：“晚安，明天见。”他看着小男孩沿路走远，消失在视线中。**

**从此以后，路易就整天和史密斯一起吃饭了。其他士兵也并不介意，事实上，这个小男孩儿可以帮助减轻他们的思乡之苦。当史密斯把他高举在自己的肩上时，路易就咯咯地笑，接着，他又跟史密斯一道坐着吉普车来到海滩，史密斯在这里监督货物从船上卸下来并清点货物。当史密斯视察营地的建设工程时，路易就寸步不离。如果史密斯离开营地去重建道路或是重修桥梁时，路易就在附近等他回来。**

**1944年的夏天过去了，史密斯的法语水平有所提高，而路易也学会了用英语说“你好”，“再见”，“吉普车”，“轮船”和“冰淇淋”，尽管他们的谈话内容仍然很简练。**

**十月中旬，史密斯接到了命令要离开法国，他开车到地方当局做了一些咨询。他查明了路易在出生时就被遗弃了，没有亲人在世。但当他申请收养路易，成为他的法定监护人时，得到的答案直接而明确：不行。**

**虽然有规定，史密斯还是紧紧地把路易抱在怀里，答应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他。在战争的磨难中两人变得愈发亲近，史密斯知道自己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男孩的，但是史密斯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见不到路易了。**

**战争结束后，史密斯曾多次返回法国寻找路易。尽管他竭尽全力，熟悉的标志却都消失了。法国被战争的炮火撕碎，然后又被重新拼凑起来。史密斯每天都十分悲痛。然而，他仍坚持不懈地在寻找路易。史密斯心里坚信路易还活着，还在等他，但是他就是找不到这个他曾经当亲生儿子对待的男孩的一点点踪迹。他翻遍了电话簿，甚至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他一次次地失败，他不停地问一直在折磨着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让路易失望呢? 我当时如果做了不同的选择又会怎样？**

**随着史密斯的老去，他的痛苦在逐渐加重。最终，他因为年龄太大无法再长途旅行了，但是他越来越纠结于自己这个无法实现的诺言和终生的遗憾。**

**在他的遗愿中，史密斯让他的孩子们继续他没完成的事情，恳求他们找到路易。**